

雪路

XUE LU

段 荃 法 著



雪路

XUE LU

段荃法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这里所选的八篇小說，都是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。它从各个方面表现公社化后农村中日益增长的集体主义思想。

作品有較浓厚的生活气息，頗为生动地刻划了我們的貧农、下中农和基層干部的精神面貌。

雪 路

段 荃 法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 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 008 号

五 三 五 工 厂 印 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 3/4 字数 50,000

1965年6月第1版 196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100,000

目 次

雪 路.....	1
鞋.....	11
銀 萍.....	23
老两口儿.....	37
驛馬店.....	47
后 代.....	57
秋生在家里.....	67
泉.....	76

雪 路

区供销社的老主任王斗，带着两个年轻的营业员，踏着被大雪封盖着的山路，到边远的将军峰生产队去送盐。

今年气候格外暖和，正月初，伏牛山区才落了头一场大雪。四处一片白茫茫，使人分不清哪是田地，哪是道路，哪是沟渠。在平日，这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，是十分热闹的。国家商业人员用特制的小竹扁担，担着日用百货或开山用的镢头、钢钎，担着国家对山区人民的关怀，源源的送进山来；山民们扛着猎枪，猎枪的梢头上挂着鹿角、皮毛之类的东西，高高兴兴从山里走出去，他们要把这些珍贵的山货，亲自送到国家收购站。可是现在，大雪封山，把交通隔绝了。旷野里万籁无声，只有几只山麻雀，为了觅食，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，大胆地停在路旁被雪压弯的树枝上，转着土黄的圆眼珠子，吃惊地看着三个陌生的行路人，哧楞一声飞去了。弹得树枝上的积雪噗噗嗒嗒往下落。

这一带是深山区，道路崎岖不平，住户分散。过去群众吃一斤盐，用四两煤油，也得背上干粮，跑到山下来买。

后来，国家在这里設下了商业点，給山区群众带来了很方便。这个区的供銷社，是全县有名的模范单位，老主任王斗，又是全县有名的先进工作者。他常常帶領一帮年輕人，不辞劳苦，送貨上門，深受群众欢迎。按照計劃，該是給將軍峰送貨的日子了。可是天好像有意和他作对似的，夜里突然鋪了一場大雪。这里离將軍峰有八十里山路，淨是高低不平的險道，平日走路还得处处小心，何况如今又下了大雪！开始，他也曾考虑是不是过几天等冰化雪消以后，看清了道路再去送貨；后来他扳住指头一算，才打定了主意。上月初七，他們曾給將軍峰送去過一批貨物，至今已有一个多月，群众是不会有多少存貨了，点灯、取火都还好将就，食盐可是万万断不得的。群众缺了盐，不但渾身无力，而且还会引起各种疾病。想到这里，他揮了一下手說：“送，坚决按期送貨！决不能让群众吃不上盐！”

老主任迎战出征，自然少不了小楊。这不但因为他身体結实，而且不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，他都不会打退堂鼓。在一班年輕人中，他进步最快，来到这里一年多，便入了团，老主任也最器重他。小楊呢，因为老主任常常派他去完成最艰巨的任务，也感到光荣和自豪。他兴冲冲地跑到倉庫，見小赵正在翻騰貨物，便故意卖了个关子說：“好消息！你听說了沒有？”小赵抬起头來說：“是不是咱們单位又得了紅旗？”小楊說：“你猜得八里不沾边。”他又神秘地压低嗓子說：“告訴你吧，明天要踏雪到將軍峰去送盐。”小赵才来了半年多，他只听別人說过，將軍峰有多

么远，道路有多么險，物产有多丰富，風景有多么美，可他一直还没有亲自去过。如今听说要到將軍峰送貨，急忙追問道：“都派誰去？”小楊挺了挺身子，說：“除了老主任，还有一个人。”小赵着急地問：“哪一个？”小楊沒有說話，只頑皮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小赵說：“我也要去。”說罢，就要去找老主任請求任务。小楊忙拉住他，瞪着眼睛說：“这样的任务，可不是好玩的，誰行誰不行，领导自有考虑。你去要求也是白搭。”小赵觉得小楊瞧不起他，很不服气，便鼓着眼睛說：“比上天还难嗎？”小楊把眼睛瞪得更大，拳头一揮一揮地說：“不比上天难，也差不了多少。不说那曲曲弯弯的山路，光是有名的險关就有十多处，‘神仙桥’，‘一步錯’，‘摔死猴’，‘風不过’，嗨，多啦！”他越說越有勁，憋得額头上冒出了明溜溜的細汗珠。他擦了一把汗，又說：“走这样的險路，一要有勇气，二要有毅力。特别要有坚持到底的精神。”小赵听了，撇了撇嘴說：“别吓唬人，我什么也不怕。我在学校上学的时候，有一次，旗杆上的滑輪坏了，别人不敢爬上去修理，我一口气爬上去了。”小楊說：“哼，爬旗杆算什么本事，还不是像爬树一样。”小赵說：“反正老主任能去，我也能去。”小楊把脖子伸得长长的，說：“嗨，你别小看咱老主任。当初他在这一带打游击，閉着眼睛都能从神仙桥上跑个来回。”他話沒落音，听得背后有人笑道：“你到处替我宣傳，別把天吹破了。”小楊一看是老主任，怪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。

小赵見老主任来了，朝前跨了一步，要求和他一起去

送盐。老主任看着他那細細的身腰，和善地笑了笑說：“你在家吧。家里也需要有人值班营业哩。”說真的，老主任对这个年輕小伙子，也是十分喜欢的。他初中毕业以后，自动要求到山里来，从事这个被有些人瞧不起的商业工作，并且表現一貫积极。当然，小赵还有不少缺点，比如意志比較脆弱，干事情有点虎头蛇尾，爱哭，等等，可他到底还年輕啊！摔打上几年，是生铁总要把它炼成熟鋼的。这次到將軍峰去送貨，开始老主任也考虑过小赵，可是后来他又觉得，这次送貨不同往常，雪大路險，稍不留心就会摔下山去。因此他才放弃了派小赵去送貨的念头，准备等天晴日暖的时候再帶他去练练腿脚。

小楊見老主任沒批准小赵，偷偷对小赵伸了伸舌，意思是說：“說不行就是不行吧，看怎么样！”这一下，惹得小赵生气了，他像对小楊示威似的，向老主任提出了更坚决的要求。老主任从来爱和孩子們逗着玩，他見小赵說話認真，便平伸出一只胳膊說：“我先考試考試你。你若能把我的胳膊扳下来，我就批准你去。”小赵先笑着打量了一下老主任，然后用尽全身力气，猛地扳了几下；哪知老主任的胳膊像铁棍一样硬，連一点弯兒也不打。小楊見他扳不动，嘿嘿笑了笑，对小赵說：“你沒学会走，还想跑呢。功夫练不到家，根本不敢上將軍峰。到了神仙桥，不說让你担着挑子走过去，就是让你看一看那沒底的山沟，也把你吓死了。”小赵听了小楊的話，气得憋了两股泪，鼓着嘴頂撞小楊說：“別淨把旁人都看成怕死鬼。”老主任想到：年

輕人讓他們在困難當中鍛煉鍛煉也很好，就批准他跟著一起去送貨了。老主任出門以後，小楊又像大人似的對小趙說：“這次爬山可一定要處處小心。我比你來得早，比你多爬過幾次山，沒有什麼經驗，也還有一點心德。爬山要先松後緊，越來越穩；走險道心不能慌，腿不能軟，腳力平衡，二目平視，還有……”他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小趙噴地笑了，說：“我來的頭一天你就給我介紹過了。這幾句話，總聽你講過一百遍！”小楊滿不高興地說：“經驗好不好，供你參考唄。你何必煩氣。”說罷，撲閃着眉毛走了。

第二天，三個人担着挑子，早早上路了。小楊走在最前邊，小趙也不甘示弱。小楊不換肩，他也不換肩；小楊走多麼快，他也走多麼快。他在心裡說：“你本事那麼大，也沒有拉下我一步！”小楊偷偷斜他一眼，在心裡說：“別神氣，能堅持到底，才算真本事。”老主任見他們兩個暗暗比賽，心裡一陣高興。可他怕把小趙累壞了，忙對小楊說：“你慢一點。你不要我這個老头子了！”小楊自然明白老主任的心意，不得不放慢腳步，让小趙有個喘氣的機會。

前四十里，路比較平坦，小趙還能應付。可是走過這四十里以後，路就一高一低的，十分難走了，有時踩不到正路上，還斷不了摔跤，這麼折騰了不大一會，小趙就再也沒有力氣了。小楊曾幾次要分擔小趙一些貨物，他又堅決不肯。為了照顧小趙，他們只好走一陣歇一陣。原來預計在天黑以前可以到達將軍峰的，如今太陽快平西了，才走了一半多的路程。老主任抬起頭來，看了看那躲雲層

里的淡淡的阳光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。他对两个年轻人说：“来，吃点干粮，加把力，好快一点赶路。”他们坐在盐包上，吃完了最后一点干粮，又赶起路来。

老主任走山路到底比年轻人有经验，别看开始时他不慌不忙，现在他却赶到最前边来了。小杨变成第二，小赵拉在最后。老主任怕两个年轻人掉队，或出什么意外，每走一段路，就像老师点名似的，叫一声他们的名字，等他们一一答应了，才放心的继续往前走。拐过一道弯，前边是一段险路。老主任又喊叫他们，可是这次只听到小杨答应，却听不到小赵的声音。老主任和小杨放下挑子，急退几步一看，只见小赵在远远的雪地上坐着，一个劲的擦脚。原来小赵摔了一跤。老主任跑过去，把他扶坐在盐包上，关切地问道：“摔伤没有？”小赵没吭声，摇了摇头。老主任笑着说：“摔跤是难免的，我从小到大，不知摔过多少跤子，下次当心一些就是了。不要难受。”小赵把头一扬说：“摔跤有什么了不起！谁难受来着。”说罢不禁笑了起来。

天渐渐昏暗下来。猛地刮起一阵冷风，把山头上的积雪掀起，撒到他们的脸上。小杨眼看天快黑了，心里又急又气。他瞪了一眼小赵，发脾气说：“不让你来，你偏要来。不是你拖累，我们早到将军峰了。如今干粮吃完了，又困到这上不沾天下不挨地的地方，看怎么办！”小赵不服气地说：“谁拖累你了。你有本事走，我就有本事走。”说罢，逞强地站起来，又要担上挑子赶路。可他刚站起身，右脚一跛，又倒下了。老主任一看他的脚，不由得吃惊地

說道：“血，有血！”原來剛才小趙摔跤時，被藏在雪里的石頭碰傷了。老主任忙將一只腿跪在雪地上，把小趙的傷腳抱起來，把沾着冰渣的鞋襪脫去。小楊見小趙腳上的血口有韭菜葉那麼寬，心里也慌了，忙掏出小手絹，包在小趙的腳上，心疼地問：“很疼嗎？”小趙有點感動，看了看小楊的臉，小聲說：“光知道發木，不知道疼。”小楊說：“是凍得太厲害了。”說罷，將自己的嘴靠近小趙的腳面，連哈了几口熱氣。

他們歇了好大一會，小趙有些難過地說：“都怪我，拖累得大家摸黑受罪。”說罷，流出淚來。小楊看着小趙，很是心疼，說：“你進山不久，就走了這麼長的險路，真算不簡單哩。”老主任也說：“真走不到將軍峰也不要緊。前邊有座破廟，我們就在破廟里住下，明天一早再趕路。”

三個人走了一天雪路，又飢又渴，兩條腿都成了空的，渾身沒有一點力氣。到了廟里，忙放下挑子，找了個能依靠的地方，坐下來休息。這是一座山神廟，牆壁上畫着壁畫，但被火煙熏黑了，模模糊糊看不清楚。几尊殘缺不全的神像，身上沾着一片片的麻雀屎。尖厲的山風，從牆縫里鑽進來，呼呼的抖着威風，使這座小廟更加陰冷了。

天終於黑了。他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，雖然腰痠腿疼，十分難受，但身子是被熱汗暖着的。如今一坐下來，汗水變涼了，衣服貼着肉，像是挨着冰塊。小趙哭喪着臉，雙手緊抱大腿，縮作一團，牙齒呱嗒呱嗒地响個不止。小楊頭枕着一個滾在地下的大銅香爐，雙腳輪換着一抬一放，

踢噠踢噠，有節奏的作着腿部体操，他觉得这比靜坐着要暖和一些。这时候，老主任的心情很矛盾。明天一登程，就是接二連三的險路，小赵本来缺乏鍛炼，如今脚又碰伤了，他能不能坚持下去呢？他想：明天让小赵放下盐包，空手走回去；他和小楊到达將軍峰以后，再返回来挑小赵的盐包。可是后来，他又打消了这个主意。让小赵回去，自然不是什么天塌地陷的大事，可是这对一个年輕人的成长，却是个不小的損失啊！凭着他十几年革命工作的經驗，一个人有了第一次动摇，以后就会有接二連三的动摇，这是何等可怕的事！最后，他下定了决心，揮了一下手，在心里說：“闖，让他闖！遇到險路，我們可以扶他一把。反正迟早他总得闖一闖难关的。”主意拿定，他心里踏实多了。他想吸烟，嚓的划着了一根火柴，看見暗角里有一堆乱柴，他像发现什么宝贝似的叫起来：“小楊、小赵，快起来，快起来烤火！”随着一陣嘩嘩剝剝的响声，在这漆黑的夜里，在这高山雪岭上的小庙中，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火。

他們圍着火烤了一会便不冷了，可是肚子却越发餓了。老主任看了看小楊和小赵，他想，若是平日在机关里，他一定亲自动手，一人給他烙一張大油餅，讓他們好好吃一頓。可如今在这沒有人烟的破庙里，有什么办法呢！他想安慰他們几句，便笑了笑問小赵說：“餓了吧？”小赵翻了翻眼皮，沒有說話。他又問小楊說：“你餓不餓？”小楊轉着黑溜溜的眼珠子，說：“不餓！”老主任說：“我看出來你是餓了，別嘴硬啦！”小楊一瞪眼睛說：“我就是不餓

嘛，你看，下午吃的饅，現在還沒有消化完呢。”說罷，憋了一口氣，把肚子鼓得像一面小鼓。老主任繃着臉，挺正經地說：“嘿，小小年紀，可不敢得胃病呀！”說罷，猛地朝他胳膊窩里騷了一下。小楊噴聲一笑，泄了一口氣，那鼓着的肚子一下又落下去，惹得小趙也笑了。他們笑了一陣，老主任又說：“你們餓，我也餓。咱們就勒勒肚子，忍受一夜吧。明天一早出發，半晌就到了將軍峰。社員們見我們送去了鹽，一定會好好款待款待我們。大米干飯啦，柿餅啦，核桃啦，讓你們吃個夠！”說罷，他在火上加了一些柴，頭枕鹽包睡了。兩個年輕人，也先後睡下來。

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，老主任正要迷迷糊糊睡着的時候，忽然聽到屋子裡有呼啦呼啦的響聲。他以為是山里野蟲子找不到食吃，到這裡來傷人，急忙站了起來，將竹扁担握在手里。哪知定睛一看，却是小楊，像一只小猴似的，腳踏着一尊神像的肩膀，在房檐下摸來摸去。老主任奇怪地問道：“小楊，你不好好休息，爬那麼高搞什麼鬼？”小楊忙擺了擺手，不讓他說話。這時候，忽然有一只麻雀，唧唧叫了一聲，撲楞一下飛跑了。過了一會，小楊咚的從高處跳下來，喜歡得什麼似的，對老主任說：“我請客，我請大家改善生活！”說罷，從懷裡掏出了許多被捏死了的山麻雀。小趙也高興地走過來，看着這肥實實的山麻雀，咕嚕咽了一口吐沫說：“好肥啊，一個有二兩肉呢！”小楊洋洋得意，說：“老鼠拉木橇，大头還在後頭哩！”一邊說，一邊又掏出兩只野鴿子。老主任高興地指着小楊說：

“你呀，小时候一定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。”小楊嘿嘿笑了。

三个人一齐动手，用銅香炉煮了一炉子雪水，加上盐，便煮起麻雀、鸽子肉来，煮得滿屋子发散着誘人的香气。他們一边說笑，一边吃着野味，吃得鼻尖冒汗，渾身有力。最后，剩下了两条油肥的鸽子腿，小楊見小赵沒有吃够，便递过去說：“你吃了吧。”小赵說：“一人一份，我为啥要多吃！”小楊笑嘻嘻地說：“你是伤員嘛，我慰問慰問你。”小赵鼓着嘴說：“我不接受你这帶有諷刺意味的慰問。”小楊鼓着眼睛說：“我是实心实意让你吃，你反而不知好歹。真是好心落个驴肝肺。”老主任笑着說：“你們两个，活像一对生馬駒子，到一起就踢架！”他接过野鸽子腿，送到小赵面前說：“这是我的一份。我吃不完了，你帮助我解决一点困难吧。”小赵接过野鸽子腿，斜了小楊一眼，憋不住笑了。小楊用指头刮着鼻子說：“你不是不吃呀？”小赵挺认真地說：“你要慰問我，我当然不吃。我是在帮助主任解决困难。”說罢，有滋有味地吃起来。

第二天，天气晴朗。太阳出来了。那被大雪封盖着的山頂，閃着像金子一样的亮光。老主任下达了出发的命令，三个人担起重担，离了小庙，迈着穩健有力的步伐，向着將軍峰走去。在前边，在那未来的行程上，他們还会遇到什么險恶的障碍呢？亲爱的讀者，請您相信，他們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的。看啊，前边那个閃着金光的山峰，不就是那即将达到的崇高目标嗎？

1964年5月于許昌

鞋

我們这一带，历来是产西瓜的地方。生产队今年又种了七亩瓜。入秋以后，雨水均匀，西瓜长得格外排場。支部書記苏怀信常常跑到园子里去，帮助看瓜的干一会活，然后站起来，将手掌举到前額，遮住阳光，看着滿地的大西瓜，喜咪咪地說：“今年换几头好牲口是有指望了。”

看瓜园的有两个人：一个叫怀春，一个叫彦喜。怀春三十多岁，是支书的亲兄弟。这人老实可靠，对办集体的事情热心，把园子交給他，保許出不了什么漏子；再說，他身体也强壮，膀大腰圓的，将来开了园子，要赶集上店卖瓜，他一人能挑二百斤。彦喜呢，虽說年幼，爱玩爱乐，在比較高的技术活上，济不了大事，可是他讀过几天书，能記賬，会打算盘，一个几亩大的瓜园子，也少不了这样的角色。

这天，彦喜离开瓜园，回村去扛麦秆，打算修繕瓜庵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眯細着眼，回忆剛才和怀春的那場有趣的談話，不由得在心里說：猜不透怀春哥迷到了哪一窍？像

素娥这样儿的也就不錯了，他却相不中，他要娶一个仙女作老婆嗎？

素娥原是惡霸地主杜建臣的三姨太太，县里面一个国民党流氓头子的女儿。杜建臣在世时，她因为年輕又俊俏，能看男人的眼色說話行事，所以最得寵。一九四八年党領導群众进行了反匪反霸斗争，把杜建臣枪毙了。两个大老婆也先后改了嫁。素娥却还在那墓穴一般阴森森的老屋犄角里守着熬着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村子里起了很大的变化：由单干变成了互助組，由互助組变成了合作社，由合作社变成了人民公社。等着变天的想法沒有指望了，她灰心了，甚至有一次，她还想到寻无常。但是当从那清澈的河水中，看到自己的臉龐的时候，却又改变了主意。从这以后，杜家門里放出了一股風，說是素娥要改嫁了。这么一来，有些旧媒婆就真的圍上門来。托媒婆向素娥求婚的多是地主、富农；还有几戶沒有骨气的富裕中农，因为他們觉得：像素娥这样过去頗有身份的女人，还能不存一些值錢的东西嗎？可是素娥都把他們拒絕了，她說：“我拿定主意了，要找一個貧农婆家，能幫助我进步，提高思想。”

素娥到底看上了哪一家，誰也估摸不透，只有彥喜多少看出了她一点心事来。有一天，素娥在村头碰到彥喜，有意問他道：“咱今年种的西瓜，苗头比往年好得多。”彥喜在瓜园里，別人夸贊西瓜好，他自然感到高兴，便兴冲冲地說：“有怀春哥那巧把式，能种出賴瓜来！”素娥說：

“不光是他一人的功劳，还是人民公社力量大，要是是一家一户的，几亩大的瓜园，光是拔草就忙不过来了。”彦喜在心里说：“年轻人，到底容易改造，她竟还知道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”素娥又问他：“怀春种瓜，你帮助他吗？”彦喜说：“上粪拔草可以，搁在技术活上，我算不沾弦。”素娥装作关切的样子说：“就他一个人忙，够受的了。”彦喜瞧她一眼，想道：“她对怀春哥倒挺关心。怀春还没有老婆，我何不费点心思，成全了他们的好事！”此后，彦喜曾将这事给怀春提了几次，但都被怀春顶回来了。今天上午，彦喜在瓜棚下见怀春补鞋底，便又想起了素娥的事，忙挤到他面前，认真地说：“前天我提的那件事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要行，我就托人找素娥，把话说明白。”怀春补着鞋，轻蔑地一笑说：“那臭女人，我看见她不吃飯就饱了。”彦喜只当他不願娶寡妇，想要一个大闺女，便捅了一下他的腰窝说：“你老哥受点委屈吧。光要求高标准，就没有想想你多大岁数了。”他停了一会又说，“素娥哪一条不好？论手头，那么巧，论人材，不算出众，也算中上等，论……”怀春听到这里，吃吃笑了，说：“论成分，她还是恶霸地主。对不对？”彦喜年纪小，怀春反匪反霸当民兵那阵子，他还是个光着屁股圍娘轉的娃娃，什么也不懂，只記得怀春他們几个青年民兵用绳子牵着杜建臣往区上送，挺好玩的。他听了怀春的话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的‘警惕性’也太高了。別說是地主，就是一块頑石硬铁，解放这十多年，也该漚烂了。况且，这些年来，人家素娥进步挺快呢。”怀